

赤阑桥的回忆

■ 钱立青

古城庐州城南有一座“赤阑桥”，如今更名的这座看似平常的小桥，却与白石道人姜夔有着难解的缘。

姜夔，听着这名字应该不算陌生，尽管是历经八百年的岁月风尘，并不能将这位南宋词人的词文覆封而失去美丽的光泽。

仔细读了他的词作，才深知南宋时期，曾来庐州游历年少的姜白石，曾经对赤阑桥魂牵梦绕。弱冠之年的姜白石怡情山水，三次前来庐州，因为宋金战争的缘故，当时地处前哨的合肥城邑显得荒凉、冷僻，了无生气。漂泊的姜白石，有幸邂逅了赤阑桥边精于琵琶的一位歌妓。歌妓是琵琶妙手，挥弹时“能拨春风”，其音如“雁啼秋水”，而这位江西鄱阳才子善书法，工诗词，通音律，尤擅长于自度曲。才子佳人能不一见倾心？于是唤起了两人心中最纯真、最美好的情愫，相识相知相恋，赤阑桥自然就成了年轻的姜白石那一段美好情感的见证。

垂杨划水的赤阑桥畔，是姜白石一生最好怀念的记忆。琵琶歌女还有一个善治古筝的妹妹，两人都体似“怯柳”，髻如“云松”，可谓尤物。姜夔充满崇拜并称姐妹为“大乔”、“小乔”，堪比东吴的天姿国色姊妹花。尽管姜夔漂泊江湖，迷醉词曲，终生未仕，“大乔”仍对其情深意笃。

然而，当时宋金隔淮而治，合肥已属南宋边城，兵荒马乱，姜夔毕竟是江湖游士，于是有聚就有别。

也许是来去不便，一别经年，音讯全无。等到姜白石再一次兴冲冲地赶到合肥时，那一对姊妹花已经杳如黄鹤了。这里有人说，两人后来又见面了，那是在一次合肥城被金兵所破，姜夔当时正在江西

家中。他听说此消息，毅然赶来合肥，到赤阑桥畔探望俩姐妹。殊料却遭到姐姐的白眼。琵琶女认为，山河破碎，大敌当前，你姜夔堂堂七尺男儿，自应投军精忠报国，跑来看我们俩歌妓做啥？姜夔听罢，羞愧难当，遂告别赤阑桥，投奔抗金大军。果然在合肥东面的柘皋大败金兵，等宋军收复合肥，姜夔再回到赤阑桥时，眼前桥毁楼空，“二乔”姐妹亦不知所所在。坊间有人说，因不甘屈辱，跳水自杀，姜夔大哭一场。

没有结局的情缘都是最美好的。别后二十余年，姜夔的思念之情刻骨铭心，诉诸笔端，发而为诗为词。字里行间，一次又一次地咀嚼回忆短暂美好的合肥情缘。他的笔下，还有“肥水东流无尽期，当初不合种相思”这样怅然若失、缠绵难解的词句。所有这些，构成了白石词中挥之不去的合肥情结。

徜徉在赤阑桥上，身边仿佛响起桥边姊妹的珠玉琵琶语，莺燕古筝声。相恋本是双向的，“大乔”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寄托她对姜夔的深切思念呢？她没有姜夔的华美词章，却有毫不逊色的琵琶与歌喉，心里仍然牢记着姜夔为她，也是为人间所写下的丽词清韵。她会临水倚栏，向过往的船工打听他的音讯，仔细辨识船上每一个书生模样的游客，或者在星月下低吟浅唱，拨弹心意，倾吐衷肠。不见斯人，让游鱼听听，让过雁听听，也可聊以释怀啊！

然而，时过境迁，伊人驾鹤，昔日的赤阑桥早已在风雨中剥蚀坍塌了，让人徒生叹喟。景以文传，惟有姜夔的诗词仍辐射着美文纯情的磁性，那些珠玑文字、爱情佳篇却经过岁月泥沙的磨洗而愈加明亮，吸引着人们前往寻觅与感怀。

“一览众山小”，有人在半山腰就歇了，三五成群，席地而坐，聊聊天多蓝，说说云多白。休闲的人不分男女老少，大家好像都没什么要紧的事。人生在世，有什么比享受安逸的生活更要紧的？大城市高压快节奏的生活，离小城很遥远。这里像个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，小城里觉得，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人大动干戈，也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人殚精竭虑。于是，整个小城就恬淡从容了。

小城恬淡从容，所以质朴本真。因为没什么功利之心，大家活得都比较真实。小城很少搞什么形象建设，就是那么素面朝地，就是那么原汁原味。小城只有两条大的街道，算是主干道，街道两旁店铺林立，店铺的牌匾千姿百态，随心所欲地张扬着自己的个性。小城里没什么华丽的装点，也没有精心地修饰，但很整洁，给人的感觉舒适自然。去过一些大城市，流光溢彩，视觉上很有一种被冲击的效果，但正因为如此，会让人忽略了城市的内涵，有种华而不实的感受。有些小城里人去别的地方住过，回来后总是感慨：“还是咱这儿好啊！”如果让小城的人评选，全国，不，全世界最适宜居住的地方，大家都会说是小城。

我有时去别的地方开会，或者旅行，很多刚刚认识的朋友评价我说：“你简单朴实，淡然从容。”我有些惊异他们的评价如此精准，原来，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时间久了，小城的性格会渗透到你的骨子里呢！

蒿子粑

■ 叶芳红



晚饭后在街上散步，发现做蒿子粑的小摊旁停车驻足的人特多。一笑，哦，原来又到农历三月三。这种小摊上的蒿子粑我吃过，难得有小时候妈妈做的味道。于是，一种思念竟也像那雨后的春草疯长。

三月三，吃蒿子粑是我们桐城的一种习俗，据老年人讲，三月三的蒿子粑能够驱魂，人吃了蒿子粑，魂魄就不会在鬼节那天被遍地游荡的鬼魂勾走，这当然是迷信的说法，我对蒿子粑情有独钟，还是源自儿时关于蒿子粑的一些美好的回忆。

阳春三月，乍暖还寒。明媚的阳光下，和煦的春风里，我挎着个小竹篮，一路奔跳着到花草田边，油菜地旁，看到有鲜嫩的蒿子在等着自己的光临，我不由地欢呼雀跃，迅速地蹲下身子，欢快地忙碌起来，这时，耳旁有蜜蜂在吟唱，头上有蝴蝶在飞舞，篮中嫩绿的色彩在堆积，那是怎样的一种心旷神怡的美！

蒿子的茎有些泛红，叶片正面呈绿色，背面泛白，茸茸的看起来像一片片绿色的羽毛。采好的蒿子要经过择洗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用地函舂。

村南头队屋前的屋檐下有一个内径两尺多的地函窝子，半截埋在土里，两边是两块粗重的木板夹

在淮南求学的日子

■ 方德坤

上个世纪60年代，我在淮南二中上高中时，正值全国上下、家家户户过着省吃俭用的生活，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的求学历程，我至今仍印象深刻，久久不能忘怀。

1961年的7月，我从淮南7中（现在的市十一中）初中毕业，以较好的学习成绩考取了淮南二中的高中部。接到录取通知后，我既兴奋又忧愁。

兴奋的是：我一个乡下的女孩子能考上省重点高中感到很光荣。愁的是：那时的淮南二中校址是在九龙岗的山脚下，离我家洛河足有十几里的路程。当时两地没有公交车，来回只有步行，但对我这吃尽苦头的农家女孩来说还不算困难。最发愁的是，能不能上得起学了？一贫如洗的家里是不是能让我去？当时我心怀忐忑地将录取通知书给父亲看。父亲看后略作停顿，沉思了一下对我说：“你是家里唯一的女孩，希望你多学点文化，将来能谋个职业，在经济上能独立，不用向别人伸手要钱花。我做父亲的，将来也没有什么能陪送你的，只陪送你点文化吧！你不要怕苦，到学校好好学习。”

后来，家里东拼西借为我凑齐了书费学费。1961年的9月，我满怀期望、兴致勃勃地踏上了到淮南二中求学的征程。然而到了学校之后，首先到了学校分配的宿舍，看看别的同学铺盖行李里外光鲜，都比我强，我出发时无比兴奋的心情一下子降到了冰点，不由感到自己太寒酸，无形中在宿舍里就有一种自卑感。看着当时自己仅带了一床破旧的被子和一个小单被，一个破脸盆。整理床铺时，有铺的就没盖的，有盖的就没铺的，但是我想起父亲的一番话，我越

着，像两张有点倾斜的板凳，两张板凳中间有一根横木固定着连接地函头的木板，舂蒿子的时候，人只要把一只脚踏在靠墙边的木头上，手扶着墙壁，另一只脚一下一下地踩击中间的木板，石制的地函头就像小鸡啄米一样伸向地函里。我那时最佩服的就是蹲在地函边翻动蒿子的人，我痴痴地想：那人怎么这样勇敢啊，就不怕炒头砸了自己的手？每年三月三这天，这块地方就成了一片热土，从上午到傍晚，这里一直不断人，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端着盆挎着篮，人来人往，络绎不绝，更有许多打打闹闹快乐的小孩，常听孩子们拍着手唱这样的歌谣：做粑做粑贴贴，大粑送隔壁，小粑留着自己吃……这里不用排队，谁先来后到，各人心里有数，大家互相合作，谈笑风生，空气里洋溢着节日的气氛。

舂好的蒿子还要放进淘米箩里去池塘清洗，轻摆箩里绿色的蒿泥，眼见着便染绿一塘春水。

这样洗净的蒿子拧干后就可以和准备好的糯米粉放在一起，这里最好还加点炒出油的腊肉丁，然后一起揉匀，搓团压扁就成了，接着生火，在锅里淋上油，把粑贴进锅里“滋”点水，盖上锅盖，不一会儿，一锅蒿子粑就做好了。做得好的蒿子粑呈墨绿色，吃进嘴里，油而不腻，绵软咸香，让人回味无穷，唇齿留香。

谁说三月三是鬼节？在我的眼里，三月三是绿色的、清香的、温馨的日子。

又是一年的三月三，思念纠缠着故乡袅袅的炊烟和那令人难忘的妈妈做的蒿子粑。

发刻苦努力，不到半学期，我原本在初中没学过外语的，通过测验我的外语成绩也考到90多分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冬天就要到了，天气渐渐变得越发寒冷起来，而我却依然衣衫单薄，白天没有温暖的衣服，到了夜晚还是光板床上只铺着一个小单被，衣服全部都盖在身上，蜷缩着身子，还冻得直打哆嗦。

在生活饮食上，学校实行包伙，一个班级的饭打在一起，早晚每个人一个高粱面窝窝头，一勺高粱面糊糊，一点儿咸菜。中午每人一小块蒸的干饭和一点豆腐白菜汤。

1963年6月份，才50多岁的父亲由于积劳成疾，平时无钱去医院看病，在我上高二时，他突然病故了。家中的唯一经济支柱倒塌了，对本已供我上学就捉襟见肘、异常艰难的家庭和我来说更是雪上加霜。当时我真的绝望了，心想：这下子我无法坚持上学了。

父亲一走，家中只有一个小脚母亲和几个未成年的弟弟，怎么办？我忍着内心的痛苦，流着泪水回到宿舍收拾好行李回到家里。过了一个礼拜，班主任徐老师（现已病故）看我学习较卖力，成绩还不错，各方面表现较好，不上学有些可惜，就把情况反映给校领导，经研究决定把我的学费全免，并给我乙等助学金（每月有7.6元），安排每月全伙8.1元，就这样，我上学有了保障。然后让同乡同学把我从家找回二中继续完成学业。

人生几十年，弹指一挥间。回想起来，我从淮南二中高中毕业至今已有50年了。在这50年里，我从事了30多年的教育事业，直至退休。在教学中，兢兢业业、踏踏实实认真备课，批改作业，耐心教导学生要做一个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发展的人。

小城的性格

■ 王纯

我所在的小城很小，如果你在小城逛了半天，能够N次碰到同一个熟人，打招呼打到无话可说。小城人的口头禅是：“这巴掌大的地儿，谁不认识谁啊！”

的确，谁都认识谁，而且大家好像认识了八百年似的。小城里人见了面，会云淡风轻地打着招呼，不刻意套近乎，也不显出疏离的姿态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恰到好处。小城虽小，但人们乐天知足，总是夜郎自大地说：“要我说呢，全世界就咱这地儿好，四季分明，自古以来很少有自然灾害。”或许因为少有自然灾害，人们缺少与某种力量抗争的勇气和胆识，只想闲闲散散地活着，就像闲云野鹤一样。长长久久地生活在小城里，你会安于小日子里的小欢喜。

小城很小，所以骨子里有种简单的性格。有一段时间，小城的广播整天播放一首歌：“小城故事多，充满喜和乐，若是你到小城来，收获特别多……”可是，小城的故事一点都不多，很少听到有什么新闻事件发生。小城简单得就像一潭静水，没有丝毫的波澜。身居小城，总让人觉得岁月静好，现世安稳。

小城简单，所以性格恬淡从容。你到小城走一遭就看出来了，大家的脚步都是缓慢的，脚下像踩着一首抒情诗，悠悠长长的。尤其是到了周末，人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惬意的休闲时光。登山的，喝茶的，逛街的，每个人脸上都是轻松的表情。小城西边有座山，大家涌到山上看风景，不是为了登上山顶